

现在才知道,我们的老师一直很时髦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李哲 报道

读书时,我们总觉得老师看上去很传统。毕业很多年,我们才知道,他们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。

最近的孩子总说“City不City”“包的包的”“那我问你”……这些梗你可能一时半会儿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,但站在讲台上的人,却总能最快地融入其中。

你不知道的是,在看不到的地方,有人悄悄搜索孩子说的话的含义;在群里看孩子、年轻的家长聊天发表情时,有人偷偷存了下来,想着哪天也用上。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人,从来没有停在原地,他们只是学得很安静,他们比你想象的还要时髦。

甚至,你可能想不到的是,很多的网络热梗,我们最早其实就是从老师那里学会的。

语文·我要验牌

“我要验牌”是同学间很硬气的一句话。语文老师大概是最早教你们“验牌”的人,教你做个不好糊弄的人。老师站在讲台上,对着文章问:“作者表达了悲愤。悲在哪里?愤在哪里?哪个词透露的?哪句话可以作证?”老师说语文不是猜谜,是拿着文本说话。那些年做过的阅读理解、写过的议论文,练的就是一件事:对每一个结论负责。

一句“这首诗写得好”,好在哪?一个“这个人很复杂”,复杂在哪?语文老师的“验牌”从来不只是在考卷上,但老师让你习惯了一件事:每一个判断,背后都要有东西托着。后来你看到各种说法,都会想:“经得起‘验牌’吗?”

物理·显眼包

每位物理老师都是“显眼包”,他们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把最简单的现象拿出来大做文章。一个苹果落地,显眼包老师非要从牛顿的脑子开始讲,讲到万有引力,讲到天体运行,最后告诉你,你今天能稳稳地站在地球上,是因为整个宇宙都在配合你。一个热水壶冒气,老师又要讲热能转化,讲瓦特改良蒸汽机,讲工业革命,最后说人类文明就是从这一团气开始的。

老师们总能把最普通的事说得惊天动地,你们嫌他夸张,但后来你发现他们之所以“显眼”,是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了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东西,但老师替你看见了,并且大声说了出来,教会了你。

历史·穿越

现在的人,总爱各种“穿越回古代”的爽文故事。历史老师听完,大概会轻轻笑一下。只因老师站在讲台上,每天都会带着学生回唐朝、去宋朝、看明朝的日落,听清朝的风雨,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,一晃就是穿越几百年。

看过那么多朝代的起落,朝代更替、兴衰轮回,老师比谁都清楚结局是什么。但他仍然愿意回到这间普通的教室里,面对一群对历史毫无敬畏感的孩子,从头讲起。明明知道了所有结局,还是回到起点。那些故事他讲过无数遍,每一遍都像第一次。他不说,但这本身就是他每天都在完成的穿越:知道结局,仍然选择站在起点,等下一批人跟他走。

数学·痛苦面具

你们给数学题配的表情包里,出现频率最高的是“痛苦面具”,眉头紧锁、生无可恋。但数学老师从来劝你们别“痛苦”,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出题,你们日复一日地皱眉。戴着面具做题也没关系,做出来之后,面具自己就摘了。某一天你忽然发现,那些让你戴上面具的题,现在只能让你微微皱眉了。

你没有变聪明多少,你只是习惯了面对难题时不先逃跑。后来人生里那些真正的难题找上门来,没有参考答案,没有步骤分,你也是这么处理的:不逃,不抱怨,皱着眉,拆开,一步一步解。那些年的“痛苦面具”,后来都成了你面对困难时最熟练的表情。

化学·爆单

最近打游戏是不是又“爆单”了?化学老师对这两个字有另一种理解。做实验的时候,最兴奋的時刻就是“爆”的那一刻。烧杯里的液体冒了泡、变了色,老师的眼睛也跟着亮了。他说学化学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?两样东西放在一起,产生了不一样的东西,这就是“新”。

工作后你会发现,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复。但偶尔也会遇到自己的“化学时刻”,两件原本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,就产生了新的可能。那一刻你忽然想起当年化学老师的眼神。老师在讲台上站了那么多年,见过无数次变色和冒泡,但每一次“爆”,眼睛还是会亮。老师早就提醒你:平凡里永远藏着各种可能。

地理·松弛感

现在的年轻人总说“松弛感”,地理老师如果听到这个词,大概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,因为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懂“松弛感”的人。你看他站在地图前面,指着一片沙漠说,这里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,指着一片雨林说,这里一年下2000毫米。水多的地方就长树,水少的地方就长草,再少就什么都不长。

地质图上几亿年的痕迹,一条山脉隆起要三千万年,一条河流改道要一万年,而你们在操场上跑一圈只要四分钟。在那么大的时间尺度面前,人很难不松弛。老师只是比你更早学会了用地理的眼光看世界:有些事急不来,就像板块运动,再着急,山也不会今天长高一厘米。

你不知道的是,老师也会搜网络热词,也会在办公室里问更年轻的同事“这个梗是什么意思”,还会在手机里存一堆表情包,想着哪天或许能用上。他们不是要讨好谁,他们只是觉得,既然要陪学生走一段路,至少得知道学生在说什么,关心什么。

那些学来的梗,或许有一天会被他放进课堂。学生笑了,他也笑了。但你不知道的是,为了说出那个词,有人在背后练了好几次。

教师节到了,谢谢每一个愿意蹲下来学我们说话的老师。你们真的很时髦。

今天请让我
谢谢你

外语·破防了

学一门外语的过程,就是一个不断“破防”的过程。发音不准被纠正,语法错了被圈出来、自以为写对了,一检查全是红笔痕。但外语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耐心,像是永远用不完。老师面对你们磕磕绊绊的口语,从来不会露出“你怎么还不会”的表情。他只是纠正,然后鼓励,再纠正,再鼓励。

你们不知道的是,老师听过一届又一届学生同样的磕绊,但每一次纠正的语气,都像是第一次听见。很多年后你站在异国的街头,用当年被他纠正过无数次的句子成功问到了路。那一刻忽然又有点“破防”,这次不是因为委屈,是因为没有他当年的不厌其烦,你可能会在那条街上站很久。

生物·回血

累了、血条空了,需要休息一下把状态补回来。生物老师听到“回血”这个词,大概会点点头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,生物体从来不是永动机。他在课上讲过新陈代谢、讲过细胞修复、讲过为什么人需要睡眠。那些看起来很简单的“回血”行为,好好吃一顿饭、睡够八小时、周末出门走一走,背后是几十万亿个细胞在协作运转。

“回血”从来不是偷懒,是尊重身体本来的节奏和最基础的运转机制。累了就是累了,血条空了就是空了,停下来不是在认输,是在为下一程做准备。生物老师比你们更早知道这件事,只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:累了就歇会儿,天不会塌。

思政·情绪价值

“情绪价值”是你们挂在嘴边的新词。可政治老师大概率才是最早跟你们讲它的内涵的人,只是他当时管它叫“人的尊严”。他跟你们讨论什么是公平、什么是好的社会、人应该怎样被对待。他没有给出答案,公平和效率怎么选、自由和秩序怎么平衡,这些问题太大了。但他自始至终做了一件事:让你们知道你值得被好好对待,不管你考了多少分、挣了多少钱、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。

权利、尊严、公正、自我……它们就是“情绪价值”。它不是一个段子,不会让你哈哈大笑,但它会一直在那里,在某个低落的时候忽然浮上来提醒你:你很重要。

最近过得不错? 可能是你记住了老师的话

在一段亲密关系中,无论有多喜欢,都不能当“舔狗”,单方面付出不可能有结果。

因为物理老师说,根据牛顿第二定律,物体加速度的大小与合外力成正比,一方用力越猛,另一方逃得越快。

想要走得更远,首先要正视听局限、补齐短板,而不是靠着一技之长盲目乐观。

因为地理老师讲过,判断一个区域的承载上限要遵循“木桶效应”:一个区域能承载多少人口、能发展到什么程度,往往不取决于它最丰富的资源,而取决于最短缺的那个要素。

没有不劳而获。如果信了电话那头的“十倍利率”,我卡里的钱早就转进骗子卡里了。

因为物理老师说,根据能量守恒定律,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,能量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,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。

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。曲折迂回的过程,同样可以实现理想。

因为化学老师说,根据盖斯定律,化学反应的反应热只与反应的始态和终态有关,与反应途径无关。

躺平很容易,但要想寻求进步、摆脱路径依赖,必须先让自己摆脱舒适圈。

因为物理老师说,根据牛顿第一定律,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或合外力为零时,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。

桃

李

之

数
学
女
生